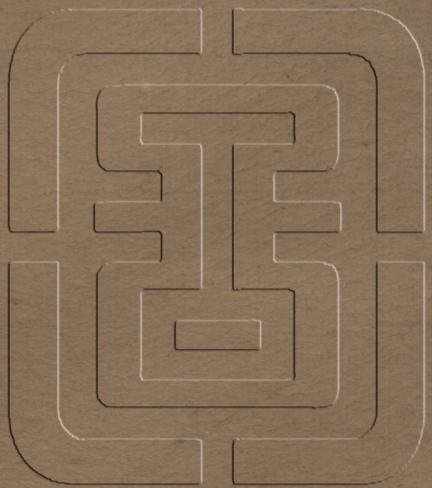




1455



金華黃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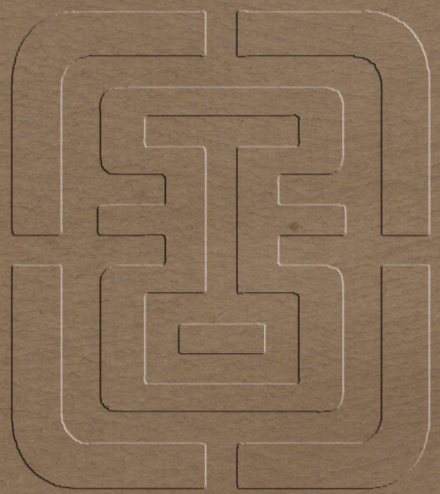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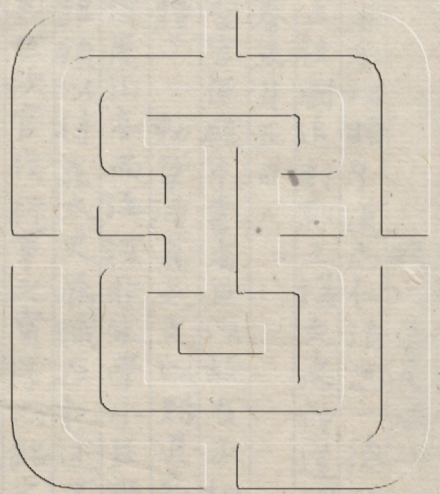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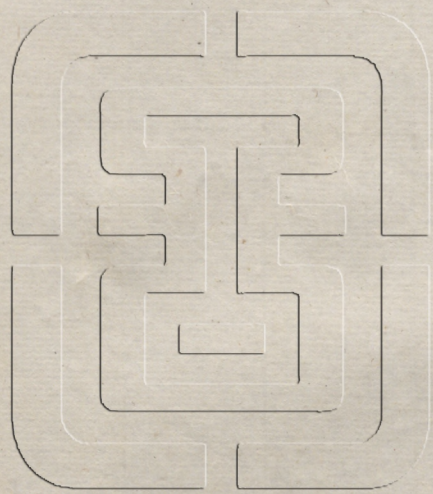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葉一十一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百校正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  
碑未建奏請勅臣潛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潛竊惟

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

塞明詔顧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闕控辭

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死以上謹按王

諱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

太祖皇帝伐乃蠻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歿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世祖妣諱閣夔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紱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時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王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定高祖妣諱合蕙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歿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鑣木倫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 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

上冊

皇后

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

天澤姬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乘尊尚書省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

經立大常寺以崇典禮定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  
國朝之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  
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性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  
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襲掌環衛以大臣領太常寺事贈翰誠保德翊衛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

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克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薛怯

溫累封克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勳前

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

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遠曰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馳蹕莊云王

生五歲而孤克王夫人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  
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

藉久之人見王疑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

襲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

加榮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

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

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節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

東朝壁倖估寵于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上崩

英宗在諫閣中遂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

誣讒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讐隙亦莫

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

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譏已而

深銜之願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太歲在酉不宜造

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諂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回盡斥舊臣而援

鐵實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瑣

南為治書侍御史如黨分據要途秋 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

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妄獻民

田而胃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三

拜中書右丞相監猶國史 上為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

專仍降 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

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六

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咸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

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

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官亨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

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間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旨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

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灾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為

太祖室以備祫享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祧而

以今殿為寢上可其奏廟制乃完上欲躬行享祀之

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詔頒下有司十日有事于太廟始

備大駕南簿建太常十有二持列黃麾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被袞冕執圭瓚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

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

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槩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

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

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脊殿車又嘗閱

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姁宗室女又辭

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袁楠為之贊御書

唐皮日休吾愛房與社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當弛張知無不為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  
官爵仆其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  
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  
已何備為然深患讒言之興回侍燕間從容奏曰陛下不  
以臣年少無似使備負宰相方務彰善彈惡期致隆平苟有沮  
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上甲御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  
聽也三年夏上時巡甫至上京疫寐不寧趣大作佛事王  
曰財從民出國以民安彈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  
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畜爾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  
之沒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誅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  
有罪即姦黨間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姦利事連鐵

實恐不自保遂與赤目帖木而等潛蓄異謀其年秋乘輿  
還次南坡

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薨於至治三年  
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九月日塋于大都宛平

縣鄉田村之原秋九月晉王入繼廷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  
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

獻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  
于秘書監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

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如故祖孝皆加贈進封  
馬夫人諱安安徽太府卿士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閭範



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令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  
 勅奎章閣學士變燮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  
 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  
 四十有四以是年 月 日合塋于王墓由東平夫人進封鄆  
 王夫人賜謚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荅利麻碩理虎符宗  
 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日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篤麟鐵穆爾額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  
 指揮使時十有一 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  
 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宗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  
 也可札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  
 為學士承旨今以持旨遷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

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愛人  
 以為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  
 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禪于齡  
 然閑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  
 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  
 冠古今夔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若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勲  
 賢貴胄風受 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  
 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悴事國力推百壬之鋒訖使 朝廷  
 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王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雖遭值  
 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  
 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嚴石爾瞻侃侃王惟王之先鷹揚塑土手挈中原歸奉  
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國虎臣

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

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

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諫行

言聽乃宅百揆以佑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遠惟

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

有期孰使共兜接武彘變緇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衆正

所枯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弦乃張曠野滌盪天青

日白檣杙鬼瑣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凶萬姓之悲攀髮

抱弓金支翠蓋神游窳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功勤辭著暨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國同休永永無極

江湔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詔贈故江湔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續承鴻業追念奮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

臨之甚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勅臣潛考功業勤茲樂石臣被命而思

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利訪求王世系官闕行事之實

序而銘之五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鮮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險班於王為魯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魯渾曰速不解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太父也  
哈必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術納河平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  
人馬俱踏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衆夜自  
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大宗

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王生於朔漠資稟雄毅沈重

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祿眷知速不解之孫是為丞

相河南武定王阿朮受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從弟武定察

其材智絕人可為已貳言於

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

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

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擣

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沂流行一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

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掠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

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七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廷戰武定俾王

乘高覘之見其陣執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

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而至禁部曲不

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

於趨事赴功十二年有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別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  
 出奇兵斷真州鐔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  
 流王從武定領仇健善殺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蓬  
 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  
 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功行  
 賞授行中書省節事官督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  
 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土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  
 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續于懷 上大奇之召近  
 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知  
 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悅令  
 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器論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  
 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河職王以實對 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  
 武王安童自北邊歸秉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  
 位宜并用之其言適契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叅

政郭佑參議秃魯花 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  
 政而宗王乃顏叛危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既平乃顏群

巨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  
 解悉戡定之乃遷 上以王主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曰奏

臣前出軍至赤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 上命厚賞  
 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灾異相扇搖藩王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民大惶惑

上憲乃顏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

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  
 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  
 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而鞠之始皆倔強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  
 辜事聞 上甚躋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  
 頗迴遠王曰養讚使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  
 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  
 私咸以為便方是時索哥相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  
 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友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  
 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索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  
 是益為上所親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階榮祿大夫

成宗皇帝以王

統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塘寔宋

之故都所統列

郡民物殷盛

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

控烏夷最為巨

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

泣事伊始風來

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

敢撓其政豪強

震懾四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以疾薨于位享年

四十有五其年 月 日還葬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

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已者莫能伺其間隙

由是始平無庇

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

忽都追封安慶王

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省平章政事

曰探迪御史中丞曰木八刺沙南陽府達

魯花赤女一人

曰卯罕適斡林學士承旨朵孫男九人脫因

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免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  
刺由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樞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

完者不花金保也篤古八刺臣潛竊觀自昔君  
臣際會之盛或策勳于行陣之間或討讎于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  
是宜沒而不止克承

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為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絃歌光在邦家豈徒貴其  
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寔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

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沅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  
屹屹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投鞭勇往訖成雋功光膺上賞

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秦鞬取彼叛王旄頭豹尾凱旋京  
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拍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  
權姦擅國簧鼓

聖德朝綱紊弛民不堪命白發其松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  
易張肅持政柄坐鎮南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邁其歸衮衣  
繡裳胡不慙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  
之奮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昔功褒美  
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答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  
守正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

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 勅撰次公行業以為神

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馬謹按公諱荅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

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

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

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個

儻有大志知 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觀  
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多

上命育于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饗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

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戍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艱父

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

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

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

死尚書省罷 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

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功妻以老

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海之役督餉  
餽於雲中 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罷

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十五百緡  
公曰奏草青畜肥之日尚餘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  
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衆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桑葛伏誅而其  
言皆驗 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王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

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  
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

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衆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聽其言後穀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

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

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遊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叅知政事仍兼司

農御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千畝以

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

不汗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

大夫嘗侍坐備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旨賜王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

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墮其

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

忠君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特身

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攢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



然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允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已出示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荅而闌遺少監哈八矣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不蘭奚黑驢王家駙木八刺魯孫男八

人臣潛奉 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為問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 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感懷忠良猗歎定公啓家西域 肇自高魯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

子孫逮公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 大恣不以所長守未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綴班

台輔身後之榮赫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

于位年五十有二訃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光章亦輦真之弟適宿衛禁

中 上吊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樂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

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  
院事臣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  
為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旨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潘  
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勒禮部尚書臣泰不花蒙其額  
臣潘謹按公諱亦輦真偉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  
兩樹合而主攬剖其癭得五癭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  
神異而敬事之曰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  
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  
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  
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去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  
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為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魯祖諱八丹銀青榮

祿大夫太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

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標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群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

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

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闕赤泰定初為內入府宰相高麗嗣王阿  
難答失里既設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懇于 上曰我父兄也

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  
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

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皇帝北狩間關虎口調護 聖躬親幸無與為比

大駕還自翔漢公與一二大臣奉

皇帝重綬遠迓于併堅察罕 上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

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子一人汝嘉即除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鑿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

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 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

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

除道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答失八刺哈

孫拉晃火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革隨宜置人咸便之大同  
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

弗決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聲辭服願返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畧而

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綏極弊為務

遇文珍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執而不能行其所欲為

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

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法益

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

間有 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准

潁羣盜竊發鄰郡駭然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父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

宿命於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  
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  
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眾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  
級其黨皆剗殘而潰公亦以失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  
殺健不可殺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  
我安可辭其責謀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  
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  
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曰果  
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闕市之征以通商旅米  
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  
立法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以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  
以靜識者以為得大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

顏金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  
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第十人兄曰李  
字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  
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曰程烈禿資善大夫宮傳曰荅刺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李字實老漢荅刺海羅羅皆前奉  
大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第送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  
權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  
日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盍  
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諡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  
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云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木雲合成在穀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地官之貴躋榮一品積慶所鐘薦生後賢再世辨章相業是傳公方盛季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 皇度肅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

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 齟齬武以寡敵眾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氣稜廓清簡在 上哀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盍適其歸使秉事樞奄其逝矣當宁款歡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

詔勒銘乘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 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潘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復為 奏請而命臣潘勒銘茲碑臣潘謹按定國公荅先

蠻有子三人其二入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 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刺真教以蒙古衛兀兒文字越二年乃

命從宣徽使陳 渾察兒習治 御膳為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速

成宗賓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 御藥局達魯花赤升太

醫院經歷舉各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巡類北平反和林寬獄而真真殺人者于法

出其証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站赤奏請官備和林站

首思歲增給木連帖千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鬻其妻子以應役者贖而歸之沙額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於民以紓其力韓耳朶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直十萬餘定賦於站戶使蒙其利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瘼既蘇乃撤酒肆以變淫風興儒學以崇德教及為御史臺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憲司道路迴遠請改令御史分臨按治被旨至西陵州鞠厭鎮大長公主獄上戮一僧餘註誤者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為山南江北大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糶官糧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為其所傷以死者有司當以殺人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革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詔起復還舊任固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司郎中扈從至龍慶州謂儲御膳於民家非所以致敬亟覆以屋千納鉢之旁易都城木橋以甄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轎及城壕木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定公為搏節止用三百餘定有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王府言當用絲一百二十斤紅花氍毹草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絲一絲納瑟瑟五尺而所製禾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匹百至是理筭提調尚食生料尚牧柴場又減省官價為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司郎中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盜竄毀於風濤諭富商捐鈔七十八百三十定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蒙省降鈔四千五百定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姦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  
 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束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葦得十  
 餘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預備稍草連歲所積  
 至六十餘萬束免取具於臨時人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  
 堙廢已久命脩復之所溉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米布以抑內  
 利之徒罷檢鈔待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田糧輕賫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憲節所至必繕  
 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梁陸路脩除  
 必時什器之須纖悉畢具種時棗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泰定中叅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

車禿之地建殿以觀飛政引古之人君窮奢極侈而取敗者為

喻以力諫而止以災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燮理陰

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遷司農少卿天曆至頃間

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宮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相都總管府進魯花未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伯其父退居耽羅而

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工位却令其居耽羅宰執大

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為宮相總管府進魯花未吏部尚書又以

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極治有法力沒拘而使客之至如歸

無不胥悅

今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禋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台入為利用卿受納皮貨所以防

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為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礼引  
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八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

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牙大崇恩福元寺平章

政事伯顏持不可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先朝能

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謹此乃釋之後二十餘

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為難公

歷事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御膳尤精於烹飪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戶孫金玉馬腦車渠土寶諸東帶及它衣幣服

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與焉

公性孝友定國之世賞反田廬貨蓄皆以讓其弟至奉襄大事  
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

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為治匳具賜宴于興聖宮命太傅帖哥司徒伯

順逆至其私第後封郡夫人繼娶禿滿倫氏脫居氏弩

哈出氏弩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答兒卜

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蘭遺少監

仁宗妻以孫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温的斤氏次不蘭奚孫男

故上都留守忻都資善公定國第二子也由寶兒赤為典膳

今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為  
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



等率眾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  
 問由它門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見執問何以不走公曰奉  
 命為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不可而止乃  
 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兩人相  
 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撓金為誓謀共殺反者未幾豫  
 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冀州兩人  
 如公宿約徑回金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  
 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  
 隆縣將還行省次倚陰州豫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  
 至烏撒而諸王噶思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止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衣弊諸物稱是卒於元統  
 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定哥祭氏封咸陽郡夫人  
 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 大夫  
 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 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  
 資善公定國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定國應授器  
 備庫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為度支少監遷利用少  
 監遂為其太鄉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德將軍  
 并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  
 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於至  
 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  
 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  
 八刺孫男 人由定國而上其行能勞烈臣潛既序次而登

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定國類其恭謹

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毗惟才之豐靡蕭蕭宜恂恂長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

泰廟論出居屏翰入侍燕閒踐啟中外踰四十年行止

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流息未艾萬石之恭二疎之賢公燕

有之庶幾夫金偉哉仲氏致仕丞轄設奇制變茂著勲烈季亦

競爽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天覆日臨罔間存歿

錫以石章用悼其實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續纂二十二

日損齋續真卷第二十二

門人編次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謚忠

愍合刺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日詔以工部尚書傑哲篤

為叅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

內傑哲篤將奉加贈進封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

奏請賜以神通之碑用廣孝而勸忠制可其奏事下翰林

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政院使臣亞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

花書篆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合刺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曰噉

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高祖諱克直普爾曾祖諱岳弼並嚴本國相荅刺罕號阿大都督兼遼主所授大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弼有子二人長此俚伽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而此俚伽普華既

嗣相位復立奇功諤人聞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而充禿魯花香魯花者譯言質子也

上察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遠俾傳皇弟幹真那顏統治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

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太宗皇帝以為大斲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還治河南卒於官贈

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謚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敦夫人

居益都李璣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干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

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從父撒吉思行省山東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

純篤可用薦于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脚山遂

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女之上命丞相伯顏總

兵伐宋擇可主餉餽者權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

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狃於宴安乃條上守成之

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拊新

民 上多采納為江南漕秣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

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

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賞所償能幾請獨當其

責

責時相惡其不附已黜為海寧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

改廣東道都轉運使兼領諸蕃而船政民以私販梗鹽法往  
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衆至萬人公奉省檄  
與指討使答失蠻討之殲其兇渠而諭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  
歐南喜者復嘯聚其黨至十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攻陷城  
地戕援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都課兒伯海  
牙分兵搃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草鹽法之不便者并  
劾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阨塞執倡獮  
甚公慨然語其衆曰餽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格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寧能徒汝蠻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  
於夫人希台特勤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幕僚劉閔張德亦  
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咸  
暴卒官兵逐捕群寇若見公乘驢督戰患人咸共驚異作堂  
於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僕哲篤僉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焉共請為公立祠禊奠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  
乃捐俸賞建祠宇仍買甲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父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原莫於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人希台特動氏盛年孀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契父質以先世居契輦傑河因以契為氏十歲封臂肉愈母疾人謂忠貞孝萃於一門繪為三節圖以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孫男六人契王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僉福建國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契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青

河縣達魯花赤契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契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事契列篋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契文質子善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鞏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越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契王立之子契烈圖用忠襄應為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契哲篤之子契百遠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遷宣政院斷事官經歷契理台國子生今為將仕郎豐足倉使契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契德其

今上潛邸速古兒赤契吉思契資契弼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洲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

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一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宗皇帝肇建科目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

僕哲篤最先達賢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廢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三人名銀書

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

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

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般逮今逾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

况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上莽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

有既耶臣潘壽與僕哲篤有同年之雅頗獲聞其家世之詳願

以鄙陋衰朽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一稽首獻文惶悸無地銘曰

明詔之萬

猗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

速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導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名閔夙有

大志視身以學敦行孝弟移孝為忠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散靈旗南指絕跡百萬飛芻輓粟公多

益辨士誰馬騰賈勇直前俘厥寶玉鏡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

不易囊封亟上敷陳至計皇華遣使鹽筴是司海瀕遐遠人利

具私囑姦聚兇循習其舊公振旅武珍彼二寇島夷弗率王師

有征糗糧在道輟公以行群蠻跳邊猝與公遇矢竭馬蹶公奮

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礼有

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丕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  
列于位序公死不殁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屬辭比事揭為臣軌昭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既烈公神道碑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孕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

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皆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潛臣潛謹

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

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太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雲國宣

殺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

公年少事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閭閻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 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再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今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遠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遷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禘罷遊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授下

達魯花赤御史負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探馬赤軍弓天行軍則佩之事畢則衲于公庫倭人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為

刑部員外郎宗王冕火帖木而之子以疑似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贖遷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

皇太后旨設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願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怯薛官法札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札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為同知廣西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師公以病不時到官塚中以法病卧維

楊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權綱徵用儒

雅權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

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甚渥尋又俾為之序以進嘉

獎允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

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亟命藏畫 上因覽故

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告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

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上木之工極一已之欲

又為酒池肉林以盡娛樂其所與建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

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永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闕輒有達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  
 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畀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  
 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衆咸悅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  
 曾千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扎  
 魯火赤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  
 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貧  
 官污吏或自引去或相率禱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  
 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号令明肅  
 豪右震懼而細民無愁歎之聲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  
 吏姦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秦公從德被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  
 劾奏憲副刘某宝慶有獄累年不決得其冤狀訖平反之至

西民相率懇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人帥  
 聞誘達刺罕軍冒支錢糧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  
 民獠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賦詩以勉勵之方  
 敬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上最諸道能奉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李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叅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獨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劾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平縣池  
 水里双隄之原公天性穎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  
 喜蓄書世方尚浮屠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愛賓客篤故舊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泄政截然不可  
犯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此不克文行其志而天下之公  
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褒表而寵綏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  
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爾刺氏封范  
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爾范  
陽郡夫人出好孝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

曰

惟凱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國有直臣公繇庶官蚤登

臺府有非其類耻与為伍上方遜位議冊中宮名之未正

公弗苟同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上表大旌其直赫赫

師尹秉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爰輟爰度敷政理識還慮深時雖勿

或施於今越在官僚不忘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獵上亟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所為慶之則去劾官南服寵辱

不驚白駒空谷化孩易張遂子以環紉書石室掌制金盞入侍

設經往容諷議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少領銓曹私謂不行

公治詔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上德摧姦擊強見謂

稱職瀛洲地禁退食委蛇鷹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僕公峻路

政路云胡不淑罹此大故丹旌搖搖靈輻既東卹典之優其終

也豈儒臣奉詔揚詩墓隧彰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故事贈推恩效力宏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文國公謚武宣劉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刘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羣從中次居第二自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刘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  
子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國世臣已疏封錫謚

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興聖便殿詔使臣潘勗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勅前翰林孝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潘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實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逮皇朝始以刘為姓譯語謂女

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

之泰州普一縣有世襲為千戶者於公為大父譜牒弗具歷官  
行事莫得而詳父諱德寧國初侍宗王幹真為內府

必屠赤青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剌温管領益都路軍  
氏公事因家焉用公費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

軍追封臨淄郡公母奧里氏追封臨淄郡夫人公起家從攻漣  
海為軍馬隊長至元六年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

攻襄樊分屯萬勝堡宋人祠間以萬有五千人來擣其虛堡中  
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利公首出迎敵眾乘之以進斬首四

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荆南歸峽諸州轉  
戰千餘里還与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

攻樊之外郢曰東土城者公堅雲梯先登中火砲傷左股裏瘡  
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援

絕宋將張順張貴潛運袍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船  
 結棧相連如城堡運棧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与諸將邀擊生  
 得之襄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  
 諸將以戈夾舟新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柵堰其  
 壕塹而圍之城上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銳  
 卒坎墉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遷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賞銀百兩疋錦衣弓矢 勒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  
 忠武王伯顏為左丞相衍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  
 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築黃家院 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  
 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守將 文義來覲其後公從丞相  
 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日人行省以聞賜金虎符轉武郎將軍  
 進拔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至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  
 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遣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公  
 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三萬人一時俱潰  
 追奔逐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萬戶仍賞銀千兩夏四  
 月太保河南武定王阿朮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  
 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餉道宋兵數萬暮夜奄至我師有備  
 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踐而死者無數溝港  
 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霸都之號仍降 詔獎  
 諭馬楊州食盡主帥李庭芝挾其將姜才棄城去平章俾公分  
 道追襲至泰州斬步卒千餘人奉 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  
 衣弓矢鞍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詔公以元佩虎符及所  
 管軍二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僉四川

行樞密院事選兩淮新附軍西征未行十四年以北鄙驛授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定尋召還賜宴命坐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賈其領三衛親軍一萬人北征陞辭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人邊事一付於汝對曰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事若有成功歸於衆或有不虞臣自當之上壯其言大喜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違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上曰山南安知山地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相環穴地而處撫其士卒無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溺死者過半十七年朝廷以別列迷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邊事脫木及其黨失列乞撒里蠻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庚五路北抵金山則其衆已潰散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庚五路北抵金山後糧道不繼殺羸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旨留軍五千付公鎮守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士馬離散衆皆怨忿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蠻等因拉殺之而率衆來歸公勞徠綏集而周其乏絕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遮馬而泣願留母行公曰此君命也再三諭遣之皆哭而去既入對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帥非偏

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于揚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黃華反衆至十萬乃輟公俾與諸將往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引兵來會于梧桐川梧桐川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黃華數人悉已伏誅餘皆脅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木晚衆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解統蒙古軍一萬駐于仙霞嶺仙霞嶺至輒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人乃自安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僉沁江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僉江淮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令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劾甫至揚州而征東

行省復罷三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負固日久公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公被

旨給其資糧器械民不擾而事

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東

壤地相接廣東群獠率依山林而居其莫謂之大獠亦有部伍

約束偽署稱號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鬪又善設

伏衝突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肇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執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

大獠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為犄角官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

宿盡拔兩砦殺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肇慶斬之同惡

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聞

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萬人逐之至靜江聞王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瀕永寶慶武岡群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義義捕首賊斬于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閑田三萬餘畝創立三七衛曰清化永曰焉特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者稍出而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恒產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廩實而盜賊化為良民父老為立右志其事曰三七記兇徒掠子女姦吏殘

民事覺取其尤無良者杖殺之境內肅然

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攻拔淫人諸砦二十六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闊大獠於廣之清遠曾大獠廖大獠眾萬餘人已降復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獠擊破嚴大獠五千入夏五月曾大獠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山公直趨其處分兵斷其徑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眾退屯封之開建還次賀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其勤以道州南北之衝便於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獠兵二千來犯州境公掩其不備殺戮過半捕斬陳大獠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柳之興寧桃寮赤水山最為險絕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廢已久賊眾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禱其巢穴俘斬不可數計土人為之向導者皆論死尋移軍柳之桂東聞獠兵圍吉之龍泉禾源砦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家利鈍事難遥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

彼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其處賊衆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十騎陷陳衆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今以賊所掠子女歸其父兄皆舉首如額曰昔中被圍多暮夜不審官軍所從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平焚香羅拜而去鍾大獠聚其衆一萬於南安十八來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彌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僚兵犯衛之鄱縣民廬官解焚蕩無遺兼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遣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遂分軍馬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絕步牽馬冒雨而進殺賊衆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稟命焉秋八月全永二州有劇盜勢

張甚某州達魯花赤先魯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降賊酋服公威信咸願從軍公撫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陞本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群獠乘間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州要束木為平章恣為貪暴怒公不附已其意巨測公謂掾屬許燕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必樹立私黨同惡相濟儻有使命安知其真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矯詔賜顏真卿死真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上聽姦計訖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束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視事而盜起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束木之黨八人為道州路總管敗政雲民賊污狼籍公劾治其罪死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先是公之軍功要束木皆抑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暗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嘗出私財以犒軍奉 旨賜玉帶一

銀伍伯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

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仗者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榮

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蒙古漢軍溪洞

土兵十萬南征交祉仍別鑄行中書省印令佩之以行公奏乞

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地一首兩尾則能行兩首一

尾則左右前却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

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頃年兩征交祉以總兵官各持已見

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號令進退賞罰一決於公

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

一襲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

軍武昌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

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殺為賊向導者

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群蠻矜狃徭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

叛服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又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款附皆

授以虎符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

又竊出攻澧州府寮等岩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侵辰

州 詔合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

關下 詔釋其罪升泊崖岩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父

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邀

截十七三四辰溪縣達魯托赤塔刺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

赦書招諭萬頃再師及其黨素水溪魯萬丑皆不應樞密院官

迭出誑師又以監察御史督之訖無成功賊勢猖獗愈甚

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亂乃以其事諉焉九月公至辰州萬  
丑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湍駛不能為力千戶  
崔忠信百戶馬孫兒死之行次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來拒  
敵公親率大軍溯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  
夾舟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賊益力  
諸軍繼之賊勢被靡迨至石農次其地極峻險賊眾雖有降者  
而首賊竟不出公駐獨木橋命代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  
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荅剌罕奉旨來濟師於是會諸  
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羊峰為  
左右臂先斷其臂而禱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  
施溶州尋進攻諸峒賊眾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  
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榮檄召又巴懷德府

安之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獲其用萬頃

力屈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平蠻記

元貞元年春正月詔併行院合於行省即軍中拜榮祿大

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苦成東作方

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未溪洞邊界居民得選其

強壯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澧州曰隘丁辰州曰峒兵公悉復

之又以茶陵桂陽郴衡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

於奔命乃列置公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

賊不能越夏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

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

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雄據一方偽立號名結連交趾

以為外援聚眾二萬劫掠溪洞山峒九十有二聲言將取邕州

朝廷嘗命公与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不勝其任至是公独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勁從矯捷善用標鎗藥弩負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共奮無不一當百蠻兵挫血聖許走保象山象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趾接竹樹蒙密多巨象惡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子及其黨多就擒独聖許逃入交趾公飛三書於交趾為之開陳禍福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知所終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鄰境慶遠無生業撞入屯田其中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札遇益厚大德元年還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媳娣道出八番八番古之羅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蠻酋地節水西上官阿那之妻

也有權略詳壹咸聽其命水東雍真葛壹土官宋隆濟怒徵其丁夫馬匹遂糾地節李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所邀截十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年兵連不解冬十一月上親命公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也先忽都統軍二萬往討之仍降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刘二霸都區處十二月至岳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會于播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擊之所向輒克遂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息兵以俟再奉公還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執木盾加釘其上持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疾馳勢不能中止遇釘皆蹶縱兵乘之賊眾大潰地節遁去公明於斥候軍行

遇林木叢密必連發三矢伏兵以公知具點詐皆莫敢動前後四十餘戰請靈氣沮乃多出降士年春二月公追及地節於何加岩窮蹙就擒公復趨水東擒陸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乃皆率服秋九月入覲奉 旨出征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賜還賞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遷除天下行省官獨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官有差公羊姿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過人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 敗得失輕財好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於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良將殆無以過也以屢犯煙瘴邁疾久而增劇不省平章政事卜憐吉解暨僚佐來問所欲言公曰交趾不庭吾屬之耻儻不

不即死誓殄茲醜虜廓清海表 歸報

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訪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

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武宣娶古氏從封齊國大人子男二人長

脫歡榮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

薨贈協忠勤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階如故追封齊國公諡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八番順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

今為 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

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鄭濤封某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

太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童初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

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適孫正襲為武德將軍益都新軍萬戶分鎮某所女幾人臣潛竊惟

世祖皇帝撫運膺期統一宇內嘉興群臣保其盈成然以備豫

不虞國之善政遐取裔壤民夷雜處非勳民威望之素著不足

以弘遠略而弭茲萌故公自飛渡長江之後國家有事於

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湖廣為最久使人安於田里

以無負乎朝廷委任之意臣潛既承詔叙次公之行

能勞烈至於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光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覩四方攸同百川於海靡不朝宗孰云江漢南國之紀

誕啟睿圖于疆于理申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

填然鼓之萬馬齊作允毅劉公百鷲一鷲鉤援臨衝貫勇先

降臣按甲獻其名城靈旗所指執猶破竹捉鞭宵濟若踐平陸  
舳艫千里建瓴而東摧堅擊強蹙其前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  
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而歸薄言告成倅厥寶玉陳于大庭  
第功行封勞還飲至式均其逸保未祿位公獨賢勞經營四方  
以佐

天子內脩外攬晚由樞廷峻躋政路出殿南服資其卧護愚民  
無知美兵跳梁山猺洞獠出沒不常亦有大酋久效官使明裊  
友獍相挺而起公不遑處肅將明威搜原別藪獮取無遺思患  
預防開屯列柵無使窺覲或伺吾隙蠹彼南交昏迷不恭公弗  
少延卒此伐功遠今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徐觀身後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蔚其材易武以文請命外朝同銘  
太史大書焯實匪曰虛矣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

穆爾為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

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朶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

雅普化同侍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上復用臣

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潘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

御史臣其月頭篆其額以賜臣朶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潘謹按

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

世祖諱孔溫窟注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疇蔑里期柰臺諸部柰臺已降而復畔往討

之

太祖馬億遂以已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開慶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

祖諱不華熬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存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達牙朶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

魯晉秦之地悉平贈躰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

高祖諱字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

山東曾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諡忠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連渾  
察嗣國王後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州贈宣忠同  
德邕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烈妣 氏禿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柱謙和  
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祿爵者深屬意馬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

泣卒請以王爵歸具兒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嗣為國王  
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 誨群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

躬擐甲胄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思至

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數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  
習 上海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薛禪 者華言大賢也

竟未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夫人考

諱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願謂近臣曰

碩德通敏知此乃燕脊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頌弗決者  
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

族中可繼卿者為誰對曰性行純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  
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耶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

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

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幹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

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識慮深長可使也

家肇造之初不避鐸及萬死一生以身徇國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戇俾效驅策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文真舊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

群訴于前亟令追所侵置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眾東征元帥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行

水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為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以為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

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為汝等遠人不露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切責有司而存

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開元適與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學侍從之臣還朝

上勞之甲碩德不血一及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扈駕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南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朕幸以勲闕之裔為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

貴賴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寶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為道

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開元適與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學侍從之臣還朝

上勞之甲碩德不血一及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扈駕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南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朕幸以勲闕之裔為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

貴賴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寶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為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真天

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

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頌德為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

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領

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

上獻夫人甕吉刺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

裕聖皇后既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為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

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

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

親嘗

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割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

私室剗肉七鬻以和藥疾遂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遠嘗燕

客僅滌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

服逮事

仁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俯聽賜

以卮酒獎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

其徭役而恤其貧之在官垣以律身報國為務論議可否不避

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

於延祐四年閏月

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

上當宁而

爾書存謹其家公先塋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蒸遂以其年三月 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河兇刺氏伯篤都弥寶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原爾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鄉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祭御史入奎章閣歷供奉承制侍書學士遂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入為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叅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為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提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孫

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為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温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弥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穆爾渾都普化臣潘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父之王共天下之福惟札刺爾氏有大功於

帝室世享王封大叅始敦行禮讓而不敢死其兄右轄辦章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 上知致位一品 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父鬱

必發理之常也臣潛鄙陋荒落不能敷揚 聖意褒大遺烈

承 詔書辭無任戰慄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  
四世五王逮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性其忠貞  
傳子及孫乃躋職任守天一官再世不從公少悅學以至孝稱  
淵平雅度喜愠不形材請則多小試輒効人方後公謀謨廊廟  
嗇不使年遽以考終委社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遂以衰職  
刻密為章告于玄宅有開某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復茲故封  
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卷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續彙二十三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 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年而墓  
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元老 奏請命翰林

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  
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為臣潛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

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  
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

運效郎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

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此顧  
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  
薨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  
士珍至 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

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

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字無事於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

弓矢之事未之學也 上頷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

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

入備宿衛為尚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

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 旨益被漿眷忠烈公九子

正獻次居八

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

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

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

為太監 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

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官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

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宗皇帝入平內難公奉 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黃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  
院郎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瑩賜以

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幕僚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

上坐殿道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勲舊之子故茲委注其母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

上嘉漿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若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畢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有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

詔下肩輿登堂北而

而坐眾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跋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眾官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

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

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禱禱千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

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

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宦

途東馳西騖不遑寧處今幸獲投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

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崇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其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其郡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錫錐女二人公質辭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 上眷雖渥耄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為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破 旨纂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

貞易所謂謙謙君子蓋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為國親臣勲德之著至於久而不能忘也 頌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閱蚤有令聞從容入對弗率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寶惟世官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溫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特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作之朝連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游頌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發順而化式歸其全史臣勒銘勗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真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位治  
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冀國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奉 制付外施行夏四月  
丙子復 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  
臣潛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礼部尚書臣期  
頤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  
判官鑰以其孤鎧祥事未畢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  
述行狀授臣潛曰請以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  
城公諱守簡字子教魯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  
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密  
院事贈体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諡正 獻考諱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清獻三世並有  
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  
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奮直不踰畧刻步武必中  
尺度

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  
世之舊給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况

國家肇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  
持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  
善詭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佞語以誚之 上曰董僉院儒  
者勿嫚侮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

多暇近侍問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

間一日上問卿平居何好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

帥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矢之

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上悅有名馳良馬幣之賜公奉

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

多飢死移又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

罪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丐外遷嘉議

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

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

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稌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

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

慮眾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開曠高爽之地則收瘞焉既而

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人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

於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

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溝水洄運道弗通發宮

帑僦工疏浚才因使貧民得食具方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

相仍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濟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

不得行單騎由地道而去汴梁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

公標約取詳廷無留訟齊人宮千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

迫寡嫂破家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

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宮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覲以賤價專其田

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

豪家獄卒皆論死宛丘有惡少為宗族間里害其同黨乘眾怒



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竟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仙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為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靈聞者無不震懼期月

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先是初達龍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平章政事張燕公別業亦錄焉被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國家之至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乎上曰此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視事以畿甸之民阻飢曰於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

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  
 執惟公為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  
 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 朝廷下詔求賢  
 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  
 獻粟為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眾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  
 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求所以使之不  
 為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  
 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  
 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 赦  
 前豈可使 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  
 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 廷議禁漢人毋挾弓矢 上曰  
 董左丞祖父佐 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例以為漢人而

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勿禁著為令以左丞知經  
 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  
 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 上再三勉諭  
 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 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  
 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  
 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  
 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為之言  
 訖而逝訃聞 上為之震悼購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  
 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藁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  
 稟沈毅履行純篤生將相家而未始養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  
 嚴公居侍旁循楯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  
 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祥也忠烈家庭之訓曰

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朝廷聖德神功之所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慮慎不欺以報國家或以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度破殺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為公娶為氏國朝名士仲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間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用廕補官未命女二人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崇福司丞張至頭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

未為乏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東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罕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眾來歸與金人戰死灘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勲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逾三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日子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

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潛  
鈇繫未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 詔旨序次

本末抑亦庶幾無媿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

天造方新

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

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代功

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勳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  
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  
陟降左右踐馭中外蒐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  
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丕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  
帝宸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靈章下賁玄宅申以頌辭樹此  
貞石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於朝親戚故人  
聚哭於里曰茲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  
世系官職行能勞烈於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晉為  
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  
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銓俾揭于墓之原臣潛謹按河東  
山西道宣慰使辛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亳  
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古籍焉曾祖諱深贈中奉大夫司農  
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  
德大夫江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  
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  
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負蔣氏姊之弱子仁

崎嶇兵間卒免於難李璿之亂羣盜乘時遽起府君率衆捍衛鄉井人恃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即公次惟次惟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於庭既寤遂以至元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此四封堡公少受學前進士王仲文結廬城北荒棘中攻若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甫踰弱冠出游京師受知臺府諸公得推擇試吏憲部某年用例補官授將仕郎河間都轉運監使司知事抑絕請託紀綱肅然辟太宗正府掾遂為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移填委剖決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為都事入右司為員外郎丞相帖木迭兒威福自恣僚佐莫知所為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挽使出門

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

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奉議大夫為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為主事員外郎時事任益重謂告歸省不報泰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廣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叅議院事故事省院叅議得設席僚佐之其樞密多武臣或不語舊典抑使歸僚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為三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為治書侍御史舉用察官部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宣政院事頃之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

史賜所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殿表裏  
四貂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某官張友諒某官王士熙自代  
不允左丞相倒刺沙平章事兀伯都刺奏請回付西域賈人  
遠年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遠制之  
罪賴石丞相塔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賈辦於  
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城牙僧所定難以覆實如今某  
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特丞相繆  
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宮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

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西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

高麗道近直沽皆當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授職錄德定位乃萬

世良法近者特恩太多旁及無功未盡各於外議况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如賞賜且節儉必自內始增設怯薛

舟宜權住其請給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朶朶參知政事

王士熙等坐繫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貶江湘行省平

章政事換住高昉等以慢易中使命鎖繫問故公言杭為前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生他變

悟命給官舸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

太行以西民丁禦之公廷詰知院別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往復  
辦論聲色俱厲又於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國家  
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交急公左右應接指畫略如平時事

無停者

上深倚

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橫尸蔽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覘吾國從之齊

朝廷已肆顯戮

王魯王圍上京倒刺沙面縛奉璽綬來歸

并欲加罪群臣隔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間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况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薨公聞訃即日就道勅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改太子

副詹事遣典牧監經歷伯單傳

旨賜金段上樽趣使入見

於桑羅班忽都魯納鉢哈刺殿乞終制不允符授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 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納焉

預大事不可

公者謂

公尋應

詔

輸租納稅之民

減少土地又本

昔寶赤及法

樂工之流

大德以後

當減併賜予

物必

德

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教祝讚禱

之事 宜令

官

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宮

歷二于月

然後改調以息奔競吏負必由明取補試驗

以仿 內

醫卜樂官不得混授文武散附遇大朝會

為一 於

天下

以別流品不急之役動擾民一以罷之議論剴以皆人

言被旨付中書議多令龍翔集慶寺

命以集慶路錢糧卷予聞便殿言今國用

匱乏集慶江南大郡財賦淵豈宜上大悔悟取佩刀削

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皇朝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具公贖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皇朝知其事撤敦以

其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父曰聞撤其庶高官

能養賈公相具言遂不以為

大臣荆南者夫馬旨議

從臣於國

人之不予上知命賜以

自陳家有溥給饘粥力媿無功竊

以連試義上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三乞返恩命上注默然公不得已拜謝而

其勿辭尋移文備述初意託以由歸于官乞歸侍親皆不允貽書

丞相燕帖而及移文中書謂自居政府政務錯安珍荐

豈可待人言而後得請復斯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海右道肅政以母老不赴四年某官許師敬某

張昇等十借召議定策事五月會于上京公抗言曰

當今所急惟在早宸極布遠邇使之間知然後修政

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群情益或久曠器恐姦人乘此妄

異議社稷之福也乃政要三十事首言自去年冬

今半載內外民臣法抵禁公然無忌



世祖踐祚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汚吏深意存焉 守前 戒飭中外使知

常之恩不可幸觀北定民志之先務也次言脩律令擇守宰辨

人品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原系王 熙還自貶所

恩事其官職乞 元没入家產付之六月 日會于 下申言

前所陳十事奉 旨依舊中書左 六日會于柳予

今天子即位于大安閣詔 多採用公言宣讀畢以病 賜

忽里台銀百兩鈔萬緡金 裏各一又以母老告辭右丞相

伯顏 丞相撒敦傳 本右 遣使敦請視重公 使者

奏 二三其德 出多門 以成 廢務 有不

則之 生於肘腋宜察衆心所願欲而待之使政今 一繼

移 書歷叙古今國 之始亂母后之 至於 之職

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左

丞相諫選高麗閩聖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樽綺段趣使入朝以丙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

北道肅政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

賜上樽金段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首相多端

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榮祿大夫中書集議救災衆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

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冗職詔章附礼部尚書阿魯反等以聞遂

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所憚族言者奏奪大學士公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間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有白鶴數十集于庭公曰此弔鶴  
也弟惟善侍疾歛歔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憂貝之不修尚奚悲我為召子銓教以忠君孝親之道勿汲  
汲於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束朽紙衣瓦棺足  
周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折鶴復翔鳴者七日人莫  
不駭異為子銓遵遺志歛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垠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鬚眉踈秀多才而有志不拘小節器  
宇凝重性資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苟合喜讀書起居  
坐臥賓客燕談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隨所至而  
觀為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作臨漪亭浩然堂贊道書院藏書  
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騾小車意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應

其間與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為  
詩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泛藁云  
娶華氏阿刺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銓某階順德路總  
管府判官有學有文尤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頤孫男二人買住端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七  
朝聞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  
略以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顏波橫潰而砥柱不改其言良  
信矧當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  
乎大書深刻以侈 上賜不特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於仁苟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偉史公生逢昭代  
蹇蹇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詘不枝忘人之勢貌失魏巍  
杜絕倖門鋪張治具為官擇人奉揚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蒼首

惟

天子明德用弗疑公益靖共不懈于位晚登廟廊荐陪大議豈無謀夫發言盈廷番番黃髮國有老成歸安里閭閻勞以事侍聞告猷乃以訃至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為特名臣勒文豐碑垂示無極嗚呼体裁古之遺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

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

就列以備顧問當憫鳥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烏臣

潛蒙 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 命震揚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

以詞臣執筆隸大史氏不敢擅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臺

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侯斯字曼碩

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

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

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

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汝

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帙莫得而詳公於稹為 世孫

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朝廷罷群臣贈典特賜公號

貞文先生至是又奉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

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

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

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誣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

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

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

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便

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

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

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毅文清公楠蜀郡虞公集

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之

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

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

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廷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

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

謂之史筆他人真騰史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

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於翰林

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開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

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於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  
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即閣在  
興聖殿西公委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  
合錢為貫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繫之示不欲以已為  
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  
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  
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  
何如獨曼碩聞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  
授經即揭曼碩所進御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  
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  
往他郡米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  
死而三百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

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  
賴以甦至順元年預備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  
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  
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  
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  
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制表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  
名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  
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錢必移集賢考較其所  
業院下下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奏  
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旨函香祠北  
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

但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 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

命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

肇開 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將仕佐郎累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

講階當與品對而新移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例進四等轉

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

臣微辭與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督之忱務

以裨益治道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

七十致其事而去 詔遣使進及於滌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

奉上樽諭旨還棹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

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

行公曰使揭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

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回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諸

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求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

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

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

不阿獨心敬之有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

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

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

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勸戒乎自是

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

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  
史成以進有旨將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  
無以稱塞辰入酉出憊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襍被宿館中得寒  
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  
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自上京  
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還以聞上為之嗟悼以楮  
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櫬歸江南公少處窮  
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  
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者  
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奴僕得罪亦寬容之  
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下急後生便習暴戾不得以負教  
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慈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

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老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  
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  
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  
徇流俗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  
曲為之掩復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  
悔間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末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  
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  
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嚴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儻然  
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  
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工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  
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  
暮年求文者眾寢食為廢殊不以為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

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郎程氏太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徽鄉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廩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相蓋人才之生必手與運其以父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獻僕僕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

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

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昌辰峻

躋滿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

天子有命式邁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廈細糴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

敬承大啓厥藏發潛聞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

異見叅錯猥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没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薦此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之肅鄧公神道碑銘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

臣楚僊護都臣潛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楚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倫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潛

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楚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 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郎公諱文

原字善之曾祖從補妣楊氏祖昭祖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

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雍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

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

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

明杭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杭州人公六

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登

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

履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

恭知公尤深五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

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荐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承旨闡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

公獨見推重凡大探着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遂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

同閱公所真崇互有指適公不與辨策令積藏以俟後數日二

公取視之皆莫能易十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丕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

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湘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

李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奉私議慮遠方

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

屋之弊尋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文章舉

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

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刺及其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

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訊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

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

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真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

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

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

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可悉當以強盜

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

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

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

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

得以失覓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為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府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賊滿罪至死公曰賊五十錠盜惟二人具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西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兩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為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具等有七烘焙當何等宜比行使加等杖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蘭

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究釋蘭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漑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孝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秦不花以為舉首既土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瘦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罪應決即決寬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者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且會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躋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秦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時命中書平章

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  
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  
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未行  
擢鎮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  
日薨于杭州私第土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  
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  
大天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  
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  
用公蔭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  
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堃司徒府掾史戴孟純孫男一人葉  
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伯相宋理宗

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  
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  
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  
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橐中金託於公者  
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金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  
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冊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  
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  
居四壁蕭然晚乃積俸賞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  
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  
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濕潤  
而有骨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  
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

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補教授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宮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掇魏科躋無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潛誤辱存名及公再主父衡臣潛遂忝預執事茲又獲載筆隸大史氏鉉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踈伏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井絡之靈實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西後集靡徐靡坐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其學斯何斐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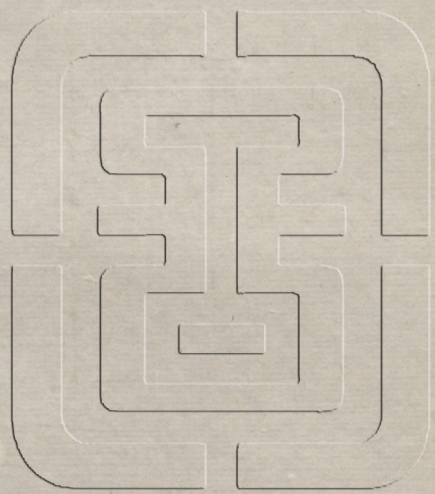
模範國人談經擅履堯舜吾

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軛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毗公不為起乘化而歸門生奉

詔薦此樂石庶無

媿辭過者必失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諸學士文集卷二十六

二十七

